

一个人的

排行
榜

中国优秀
中短篇小说
短篇

主编 李敬泽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77—2002





一个人的排行榜

1977-2002

中国优秀短篇小说

主编 李敬泽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李敬泽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77—2002 中国优秀短篇小说 / 李敬泽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

(一个人的排行榜)

ISBN 7-5313-2504-7

I. 1… II. 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1977—2002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21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印张: 14.375 插页: 2

字数: 340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施凌飞

责任校对: 白光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李敬泽

—

这是任性的选本。任性的，也是快乐的。

我搜罗了 1977 年至今关于短篇小说的各种选本、作家的个人结集，以及部分期刊，我假定我是一个“纯洁”的读者，假定我从来没有读过那些小说，然后，我开始读。

——这是一种很不自然的实验，因为大部分作品我都曾读过，在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多年前。其中有一些我曾喜欢、并且记着，在当时，某些小说在我看来是鬼斧神工、石破天惊。也就是说，在大脑的内存中，已有很多信息先入为主，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其中满是我们熟悉的人名和熟知的作品，那么这个选本将是稳妥的，像《唐诗三百首》一样稳妥。

但是，我反对稳妥。原因之一是，我认为在五花八门、大同小异的选本中再增添一个大同小异的选本并无意义；原因之二是，1977—2002年的小说还远没有着陆，我们还不能稳稳当当地观察它，它离我们太近，它正在生长；二十五年，是个人的生命能够度量的一段时间，世事变迁，我们的内心和眼光也变化多端。只是由于懒惰，我们才会信任记忆，才会相信我们过去认为好的小说现在依然好着，那些作品当日的声名像防腐剂一样确保它们新鲜如初。

现在，我打算勤奋一下，我把能够找到的小说重新看过，我假定这些作品都是刚刚发表，我竭力取消时间和记忆赋予它们的或大或小的特权，我平等而专横地对待它们。在这个寒冷的初冬，我看了、判断了，最终形成这个选本。

二

这本书的名字是“一个人的排行榜”，它是“一个人的”，是我的，它不代表大多数，它只代表我自己。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了我充分的自由，我也充分地运用了这种自由。

首先，我不想假装无所不知。即使有十八年的小说专业读者的经验，我的阅读范围依然有限，很多好的小说我可能没有看到。

其次，我不想假装公正。我不公正，我的判断出于我的所知和我的趣味，它当然是片面的。同时，我必须承认，尽管我竭力排除记忆的影响，记忆以及某些个人因素依然有影响，它可能使我对一些作品有所偏爱。

但总的来说，我忘恩负义，我饮水不思源，我拒绝考虑某些作品在我们文学经验中的基础作用，比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在它发表之初我曾写过一篇短评，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那大概是我的第一篇评论。那位名叫董月玲的编辑告

诉我，因为鼓吹了“现代派”，她还遭了领导批评。文章现在找不到了，我不记得当时都说了些什么，不记得也好，免得现在脸红；但我认为这篇小说确实具有某种“经典”或者“范型”意义，它的语调在后来的很多作家那里得到了回应和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我决定放弃它——后来者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走得更远、写得更好。

第三，因为我的基准是共时的，不是历时的，是把所有作品摊在一个时间平面上考量，所以此书与“文学史”无关，它既不是公共的文学史，也不是我自己的文学史。

那么，它是什么？我已经说了，它是一次任性、一次快乐。

三

因为任性、快乐，我得以避免一种诱惑或习惯，就是虚构一个完整的、逻辑流畅的“自我”。在这本书的编选过程中，我经常自问：我的“立场”何在？是否应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否要体现某种排他性的、坚固的标准？

我决定不，我六神无主，没有立场，自相矛盾；部分是出于天性，我乐于做山阴道上一旅人，我鉴赏人类经验的广阔、深微和无穷无尽的差别。

以赛亚·柏林曾引用希腊佚名诗人的残句论述托尔斯泰，那句诗是“狐狸多知，但刺猬有一大知”，本意或许是，狐狸诡计多端，灵敏善变，但刺猬不动，它只需张开它的锐刺；面对世界，刺猬掌握了一种终极的解决方案。柏林指出，托尔斯泰的矛盾在于，他是狐狸，但他自以为是刺猬。

在中国，1977—2002年的文学中也始终存在狐狸与刺猬的争执，小说家们梦想成为刺猬，他们渴望求得一个坚固的阿基米德支点，由此可以撬起世界。寻求支点的努力轻易地演化

为偏执的地图学热情：我们在哪儿？知识分子？人文理想？日常生活？边缘？民间？“下半身”？……

这是在某种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地图上找“位置”。我当然能够理解这种热情中涌动的种种现实焦虑，同时，每找到一个新的地点，我们思想的疆域也随之拓展。但我觉得有趣的是，小说家如果站到了某个位置上，或多或少地都会把自己想象为刺猬，他像个私设关卡的小官僚一样，在这个点上对繁杂的人类经验进行褊狭、苛刻的拣择，而这些点、这些“位置”甚少真正地、确凿地逼近生存的“终极”，“终极”对我们来说只具有某种修辞价值，是奢侈品，就像哥德巴赫猜想相对于会计师一样的不实用。

——托尔斯泰的悲剧在于，他看穿了人间万象，因此他雄辩地、而又自相矛盾地认为在这之后人应该有、必须有一个无可置疑的立足之地；而我们的“刺猬”们只需要看得尽可能少，看得多了他那个位置就不成立了，他的立足之地只是脚下那片沙子，实际上他们更像鸵鸟，只是把屁股上的羽毛想象为锐刺。

1977—2002年的小说中，真正的刺猬少，狐狸更是珍稀动物。狐狸的稀少表明，我们的小说理念和小说写作中缺乏本原的视野和朴素的力量，我们常常想不起，小说不是用来“表态”的，不是用来证明作家个人是多么聪明和“正确”的，小说不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的“应然”知识，它是狐狸，有灵敏的视觉、嗅觉、听觉、触觉，有对“实然”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好奇和警觉……

那么，我希望这个选本本身就是狐狸。但结果恐怕只是有一点狐狸气。

同时，作为一个短篇小说选本，我还希望它能够体现中国小说家对于短篇小说的艺术可能性的探索。这也影响了我的判断，我倾向于选择在艺术上不那么“规矩”的、不那么富态圆

润像个正官娘娘的作品。这样做的结果有时就是，舍弃了某些作家广为人知、得到充分认可的名篇。

四

不是文学史，所以这部选本中八十年代的作品选得很少。

我对八十年代的文学怀有充分的敬意，而且这次重读加深了这种敬意。我更切实地意识到，尽管我们常常为之沮丧和愤怒，尽管我们有时需要有“创世”的幻觉（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对这种幻觉的依赖已近乎吸毒成瘾），但文学确实有历史纵深，有传统，我们是在前人说出和写出之后接着说、接着写。八十年代的小说家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新的小说空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他的历史限度之内发挥了灿烂的才能，那注定是一个荣耀的时代，因为那是世界小说史上罕见的毁灭之后的“创世”——不是幻觉，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机会。

但这种敬意是有条件的。我拒绝将八十年代变为神话，我认为它的绝大部分光芒只有在社会和文学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肯定。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很多作品也许会成为文学史上的碑铭，但是，它们已经经不起此时的阅读。

而我希望提供一个经得起2003年的人们阅读的选本。这种规划本身包含着残酷的过程：时间流逝，有些事物将被遗忘，有些事物将被记住，即使被记住的，可能也已经死了。小说或者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极为脆弱的事物。

尽管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对九十年代至今的小说有强烈的不满，但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阅读大批作品之后，我愿意修正我的看法，相对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其实是成熟的年代，它没有草创的激情和荣耀，但也消去了草创的潦草和简陋，它的总体艺术水平，它探索人性和人类经验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最好状态。

所以，我把九十年代的作品编为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 2000 年至今。这同时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小说与我有着更为紧密的经验上的关联。最后，在第三部分，我简略地、但满怀惊叹地回顾 1977—1989 年：那五篇小说竟依然如新。

——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再次证明，此书与文学史无关。

五

本书的每一部分均以作者姓氏笔画为序，笔画相同者女士优先。这种排法当然比较无聊，但我实在无法强迫自己将这些小说排出一、二、三、四……

目 录

李敬泽 / 序 001

1990—1999

- 丁 天 / 数学课 001
- 王安忆 / 进江南记 012
- 尤凤伟 / 为兄弟国瑞善后 036
- 东 西 / 溺 047
- 石舒清 / 清水里的刀子 055
- 艾 伟 / 杀人者王肯 064
- 池 莉 /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075
- 朱文颖 / 重瞳 091
- 毕飞宇 / 是谁在深夜说话 105
- 红 柯 / 吹牛 112
- 陈 染 / 空的窗 123
- 迟子建 / 朋友们来看雪吧 138
- 何玉茹 / 到群众中去 149

阿 来 / 群蜂飞舞	161
邹静之 / 骑马上街的三哥	173
李 洱 / 喑哑的声音	185
李 冯 / 十六世纪的卖油郎	203
张 弛 / 夜行动物馆	213
周洁茹 / 你疼吗	223
徐 坤 / 狗日的足球	241
阎连科 / 小镇蝴蝶铁翅膀	261
棉 棉 / 告诉我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	273
魏 微 / 乔治和一本书	291

2000—2002

叶 弥 / 黄色的故事	297
陆 离 / 女人马音	312
李 浩 / 那支长枪	327
张万新 / 马口鱼	345
李红旗 / 好多大米	355
狗 子 / 阿蹦的酒馆	365
戴 来 / 亮了一下	375

1977—1989

刘 恒 / 狗日的粮食	390
汪曾祺 / 职业	403
张承志 / 九座宫殿	408
陈 村 / 一天	427
莫 言 / 枯河	440

丁 天

数 学 课

教我们数学的是年级主任老黄。老黄五十多岁，国字脸，梳背头，两鬓挂着几丝清霜，长得有点像息影后的老派影星阿兰·德隆或王心刚什么的。想必老黄当年也同那些曾经走红一时的人物一样算个人物吧。从教学上说老黄可以算是个颇有经验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清高，老黄也清高，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贯穿着朴素，讲课思路清晰，待同学有一种长辈式的温和，偶尔开几句玩笑能把同学们逗得哄堂大笑，但不知为什么平时同学们都多多少少有些怕他。有次我被化学老师叫到办公室接受常规性批评，无意间听到了两个课任女老师对老黄的评价，一个女人用的词是“绵里包针”，另一个女人说的是“很有一套”。由于我进去之后她们立即停止了评论，我没听清她们是说老黄教学有一套还是其他方面很有一套，总之老黄肯定很有一套。

我记得那天好像是早晨第一节课，上课铃响后，老黄进门第一句话是：“把你们昨天的作业拿出来。”

于是底下一片忙乱，气氛无端有些紧张。

这时候楼下不知为什么突然传来一阵吵吵声。那种声音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教室内的紧张气氛。那是校办工厂的两个临时工，他们可能正好休息，也可能是想穿过校园去街上买烟，他们在走过教学楼时声音很大的相互开着玩笑，他们的自由自在使他们没注意到此刻校园安静祥和的氛围。

后来老黄及时制止了他们的大声喧哗，老黄探出头去，冲底下说：“嗨嗨嗨，你们别嚷嚷，我们正上课呢！”

两个临时工愣了一下，果然安静了。我们在安静中重新恢复了紧张。

谁知老黄刚一缩回头，那两个临时工突然冲上面大骂了一句：“我操你大爷上课！”然后撒腿就跑。

当时我正坐在靠窗的那一排，透过灰蒙蒙的玻璃我看见那两个家伙骂完后大祸临头般向着校外拔腿狂奔。其实他们根本没必要跑，老黄根本没再去探头找人或是对骂什么的。我记得老黄当时只是冲我们苦笑了一下——很有些宠辱不惊的风度——苦笑完了摇摇头对我们说：

“看，这就是没文化的人！”

“把作业拿出来吧，”老黄言归正传，“好好学习，长大可别跟他们一样，跟他们一样就毁了。”

同学们都已把作业摆在了桌上，瞪着眼看着老黄。老黄板着脸，像刚挨完一个耳光处在麻木状态中一样。我们知道老黄生气了，老黄一生气就会很严肃地板起脸。我们都害怕他生气，他一生气就会狠狠地骂我们一顿，最后指着他的那撮具有少白头倾向的白发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这都是为你们白的，知道吗？”每当此时我们就知道他已经没有气了。我想班上肯定全体同学都在盼着老黄早一点对我们说“这都是为你们白的，知道吗”这句话。

“有没写的吗？请举手。”老黄漫不经心地说，脸上努力浮着层淡淡的笑。

我，刘小安还有其他三四个同学犹犹豫豫地举起了手，边举手边四处张望寻找着同伴。我看到齐明桌上摆着早上现抄只抄了一半的作业面无表情地混迹于好孩子中间。

“好的，把手放下吧。请你们出去，打电话也成回家找也成，把你们的父母请来。我知道没举手的同学也有没写的，但我就不追究了，全凭自觉。今天这事不是偶然的，我早已得到反映了！你们现在怎么了？不完成作业，早上现抄作业，你们还学不学了！”老黄开始还能保持平静，但越说越生气，后来几近歇斯底里：“你们请来家长后我是四两棉花咱一个个单谈（弹），家长不来的从今后就别再上我的课了！爱去哪去哪吧，现在淘大粪扫马路也都挣钱不少呢，至少比我这个混了三十年来的一级教师强！”

“还愣着干什么呀？走吧。”老黄控制了一下情绪，恢复了平静。

我们几个对这一突发事件没有思想准备的同学陆陆续续站起来往外走。我看见齐明脸上的表情变得轻松了，他歪头瞥了我一眼，很隐蔽地做了个鬼脸儿。

当时还有一个班里学习不错的女孩儿也站了起来，女孩儿叫李园，长相和举止一贯都很文静，平常不言不语的，成绩一直在班里保持前十名左右。我知道班里有些男孩儿是暗恋她的——我也很喜欢她——但真正和她关系好的却没有，甚至平常能多和她说几句话的男孩儿都没有。我就一句都没和她说过。李园站起来后，许多男生露出了不解的表情，一些女孩儿脸上则显出了细微的幸灾乐祸。

李园走过讲台时，老黄犹豫了一下，问：“李园，你也没写？”

李园站住，轻声说：“昨儿我们家里有点儿事。”

老黄没说话，李园便低头轻声走了出去。

我们的教室有三层，楼道里因为缺少阳光而显得阴暗、空

洞。现在我看到多年前我们那帮被摒弃的孩子出了教室后一个个垂头丧气地下楼往外走，活像电影上集中营里被赶向毒气室的犹太人。李园走在我和刘小安前头，在她将要接近楼门口时，我突然在无意中看到了一种令人激动的奇异的景象。

当时走廊里的阴暗和外面的阳光灿烂形成了鲜明对比，李园的裙子在某一时刻变得透明了，她躲在裙子里的两条腿在我的眼中显露出完整而清晰的形象。那是两条让少年春情勃发的细长、匀称的腿。

我迅速把头扭向了别处，一边去看楼道里挂着的一块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金字招牌，一边对刘小安说：“齐明这孙子真不地道。”

时至今日，我依然能听到我当时突然变得急速的血液流动声和怦怦的心跳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回荡；时至今日，我还能看到在那一刹那因偷窥而鼓荡、涌动的少年时代的勃勃情欲。唉，十六七岁，那真是一个走路都无法自抑的朝气蓬勃的纯真年代。

“齐明这孙子真不地道。”我说。

“丫是早上现抄的吧。”刘小安说。

“丫根本没写。”

“操，就咱俩老实。”

我当时打定的主意是不为这点小小不言的事惊动我们家人，小安子则准备老老实实去打电话叫他爹。小安子在传达室打电话时，我看到李园一个人在校门口徘徊。我看了李园两眼，当我们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时，一向矜持、优柔的李园竟主动走上前对我说：“你们准备怎么办呀？真是找父母呀。”

“你呢？”我反问她的。

“我不想找，可不找不行吧？”李园当时的样子好像都快哭了。

“你们家昨儿是真有事儿吧？”

“我们家真有事儿，昨儿……”

“那你就找你们家人来说下情况不就完了，反正没你的事儿。”我说。其实当时我想说的是找什么呀找，干脆咱找个地儿聊天算了，但没敢说出来。当时我在学校属于那种德、智、体发展得不是很好的那类学生，靠早上坚持抄作业度日。想想和李园这样的学生还真是没什么共同语言。

后来李园就走了，犹犹豫豫地出了校门，她的影子被早上的太阳拉得很长。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变空了，我知道我可能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面面，天赐良机呀。”小安子对我说，“你以后哪找这机会去？”

“要不等她回来再截住她？”

“追出去，你应该追出去，反正你也不在乎旷课不旷课的。”小安子撺掇我。

我跑出去，看到李园正站在街边，被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挡住步伐，显得不知所措，傻乎乎的。

“哎，李园。”我叫住她。

李园回过头，惊奇地看着我。

“别去找了，”我对她说，“偶尔没完成作业算什么呀。”

“……”

“要不咱们去公园划船吧。”

“……”

“要不咱们去护城河边聊天吧。”

“……”

“要不咱们去东四看电影吧。”

“……”

我们去划船了我们去看电影了我们去聊天了，多美好的一天啊。可是我和李园没法去公园划船，因为我兜里根本没那么

多钱；我和李园也没法去看电影或去聊天。怎么说呢，这不符合我们十几年来内心深处被他们一块砖一块砖垒起的无形的墙似的“信仰”。李园在沉默中看我的目光在发生着变化，她肯定把我当成了小流氓小痞子。

“不要脸。”李园说。

算了，我不想找挨骂。事实上我根本没追出去。我很想追出去，半路把她拦住。现在我写的时候还在想我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事实，让自己追出去。可这不真实，在那堵深藏于心中的墙面前我根本无法迈开脚步。在那堵墙面前，我、刘小安和齐明之辈只不过是一群处处惹祸而内心深处又小心翼翼尽量遵守规则害怕惹祸的孩子——尽管我们时常晃着肩膀走路时常说点脏话时常想找人打架什么的。事实上追出去的只是我当时和现在的想象，事实上我只是看着李园走后和刘小安坐在教学楼门口的石级上聊起了天。

我们聊得挺有意思，说了些各自小时候的事，说了些家里的事，说了些心里想的事，比追出去有意思。

刘小安向我描述了他上小学时有一次被老师轰到操场上罚站的事儿。轰完，老师把他和这事给忘了，刘小安溜溜站了一上午，等中午放学时，他们班班长——一个叫赵文燕的女同学——看到他还站着，便去帮他请示老师能不能回家。老师一拍大腿，“哟，你看这孩子也太老实了，赶快走吧赶快走吧，我都忘了他了。”

“所以我总是记得特清楚那个女孩儿的名字。”刘小安说，“她可能是那种到哪儿都是当班长当干部的人。”

我对刘小安说的则是我小时候不小心打破了家里的一只花瓶的事儿。我仔细向他说明了那只花瓶的漂亮外观，用的是“闪着光”这样的词，然后讲述了花瓶坠地瞬间我的心惊肉跳和后悔的心情，用的词是“痛心疾首”。

“我之所以对这事儿印象深刻是因为后来学课文时知道了